

消逝的憧憬

消逝的憧憬

【一】

繩商栖遜把他最漂亮的繩索攤排在馬路上，一直拉到街頭的木樁上，這木樁是他同喬凡泥瑪爾息兩個人的田地的界線。

這時正是聖誕節的早晨，卡札尼洛城正在預備慶祝。本地的風俗，這種遊行的慶祝的人們，到達目的地之後，還要整隊回轉教堂去，而且行伍一絲不能錯亂的。於是，遊行隊出了教堂之後，就向右轉，經過栖遜的門口，穿過喬凡泥瑪爾息的院子，又越過火柴商呂喬黛南的門口，纔逕向大道出發。這三家幾乎是本地的高門大戶，而且他們每年總是從線索店的

門口一直到火柴店的門口鋪滿了氈毯和繩索，形成了一條繁華的小街。街旁佈着許多的木樁，在木樁的中間矗立着三所的樓房。喬凡泥的樓房是灰色的，高大，而且三層樓上裝着綠色的鮮豔的百葉窗，他是傲然地並立在消逝與呂喬的樓房之中，讓別人看來，他是偉大的女主人，而那兩座樓房卻是渺小的使女。

繩商拉拉抽抽地又在他自己的院子裏築起一條繁華的小街，同時他看着喬凡泥的樓房喃喃地自語：

『有甚麼！怎麼沒有人登到他的鼻尖上頭去！天主每年只要經過一次……』

但是，那時火柴商也在他門口露出頭來，胳膊上挽着一根粗繩。

『喂，怎樣？』繩商喊着說。

『怎樣呀？』呂喬這樣回答他。

『你在那兒做甚麼，懶骨頭？你等甚麼時候不是到了麼？』

火柴商沒有答話，只畫了一個十字，隨着就把那條粗繩繫在門環上。於是栖遜瘋狂地跑進去，對着喬凡泥的妻兒罵起來，一面又把那些跟着他想替他幫忙的那些野孩子趕到外面去。他那深深地埋藏在寬而紅的前額底下的兩隻小眼珠發着綠光，兩條腿全裸露着，顯着筋肉極其發達，兩隻粗大的腳好像是他那很高的身量的根子，這些種種，從外表看來，他像是一個很兇頑的漢子。但是那些孩子們全在譏笑他，從此可以證明他那外表完全是虛假的，所以沒有一個人肯跟着走進喬凡泥家裏去，雖然大門是敞開着。

但是火柴商向着那木樁上拉開他的繩子來，同時他像是在那兒祈禱上帝。瘦小，額唐穿着禮拜服，外衣過大極不合身，遠望極像一個大木偶。面部修的很乾淨，一直刮到睫毛底下，發着慘黃色，好像是用硫磺洗的臉似的，他的頸頸上圍着一條紅絲巾，更把那慘黃色襯得顯明又顯明。

那些野孩子們漸漸地喧鬧起來。許多的小燕從巢裏飛翔出來，像矢離弦似的那樣敏

捷，一面啄食着半空的蟲類。牠們飛翔的聲音同那些赤足，黃髮，襯衣露在褲子外面的孩子們的喧呼幾乎混合在一起了。栖遜像一棵大樹似的立在他們中間，發命令：

『快跑快跑，孩子們！採些花，野菜，豆葉回來！要注意不要連根都拔掉了！』

那些野孩子就飛跑而去。只有一個，他的面部大半隱在草帽的帽簷底下，還是安靜地注意着火柴商的行動與態度。

『亞多納，』他憤憤地吶喊着，『你，只有你不去採花嗎？你們今早在你的舅舅家裏是不是全變瘋了？』

於是亞多納抬起頭來，這時他那可愛的臉纔從兩堆舒卷着的黃髮中湧現出來，同時又可以看到他那兩隻大而黑的眼珠同寬而薄的眼皮；但是那隻小嘴還是緊閉着。繩商跑到他的面前，殘酷地說：

『我再問你：今早你們是不是全變瘋了？』

『讓我安靜一點吧！』亞多納終於很坦然地回答他。『我的表兄卡利洛出外去了，舅母替他煮了一匹小雞，而我呢，我要送他到桑瑪爾滴洛。』

『很好！』栖遜喊着說。『你的表兄卡利洛要出外去，那麼，慈善的天主要在美奧里降福給他。』

呂喬臉上立時現出一種忌妒的態度，派人到美奧里去祈福，簡直是把他送到魔鬼的嘴裏去。但是栖遜像是狂瘋了，亂叫亂喊，一會叫他的妻，一會喚他的女兒安德洛瑪加，尤其是喚他女兒喚得利害——一個奇豔的少女，穿着玫瑰色的外衣，繡花的拖鞋——預備把那些氈毯懸挂起來。

亞多納走，她的跟前好像一匹小貓似的播弄着她的裙子，並且同她談話的時候總是用兩隻充滿柔情的眼睛注視着她。

『我的愛！』她說。

這位少女的嘴唇半開不開着，像是預備送他一吻。

那些野孩子們跑回來了，採了許多的花同草。不久火柴商從他家裏拿來那些最美的像片，於是安德洛瑪加就給他們插上許多鮮花和豆葉。

這時喬凡尼的家裏也開始工作，一個身量極高的人，頭顱幾乎要碰到門頂上，忽然出現在他們的門口上。一種沉重的聲響陡地在孩子們喧聲裏，飛燕的唧喳聲裏暴裂出來：

『笨貨，你還在這兒？你沒有去通知擺渡的？』

『我去，舅舅，我就去！孩子回答說。』

於是他就向河邊飛跑而去。其餘孩子們又跑回來看這位大人物，看這位綽號『白楊樹』的高而武勇的大人物。這是一個髮已斑白的村夫，一副深紅的面孔，花白的鬚鬚，扁平的鼻子，顫顫的體格配上兩隻肥胖的脚再穿上一對半節鞋，極其神似街頭的銅像。大家對這位富家翁全表相當的敬意，那個繩商也覺得同他是站在同一階級上。

『喂，朋友，那些繩子呢？繩商汹汹地喊。你的太太一定是怕弄髒了她的氈子？』

『安靜點吧，安靜點吧！我的太太今早在考慮別的事哩。』高漢子還是用他那安詳而沉重的口氣來辯說。

這時多克妮娜——高漢子的妻——也走進門來，她一面把放在門口的破鞋穿到赤裸的脚上，一面回答繩商說：

『真是獻給天主以無上的光榮……這樣的侮慢……我，我有的是氈子，可以從這兒一直鋪到河邊上去……』

『好，你既然覺得我觀察錯了，那麼我再來……給我一條氈子吧，安德洛瑪加！』

於是繩商就跑進喬凡尼的院子裏去，親自動手把那些繩索懸挂起來。野孩子們以他爲表率，也全跟他跑進院子裏去，並且把那些花同菜葉撒滿地下。五個小燕從樑上巢裏驚慌地伸出頭來，喳喳地亂叫，像是在抵抗別的鳥類殘暴的侵略。

亞多納回來了，還是飛跑着，後面跟着一個年青的水手，他是老擺渡畢克斯的兒子。亞多納從氈子上跳過來，走進廚房裏去，那時他的叔母正把一隻旅行籃裝滿了食品。那是一所很寬大的廚房，四壁塗着黃色。爐沿上，兩隻新鞋斜靠在那兒，還有兩隻銅壺也放在那裏。洗濯的桌檯，紅色的麵包盒，輝煌的食品架，一切都顯着很整齊，很有秩序。

亞多納依依地站在多克妮娜身旁，把他玫瑰色的面頰偎在她的身上，不離開她，一直到她把那隻噴着小雞的極好的味道的食籃交給他的時候。片刻後，那個水手拿起食籃，兩隻裸露的腿慢慢地向前移動，亞多納就緊跟在他的身旁，喬凡泥和卡利洛也慢慢地跟在他們後面。喬凡泥送他們到他堂兄布勒士洛家裏為止，布勒士洛是羅馬某機關的職員，這時他正到郊外來渡他的年假，但是不久仍要回去繼續服務。

孩子（亞多納）踏着他的同伴的影子愉快地慢步着，一面幻想着這個影子或要帶

他到什麼地方去。他一面在作他的夢想，一面還是不斷地饒舌。

『一會回來之後』他說『我要穿上我的新衣服，同我舅舅一齊做彌撒去。隨後我們還要吃一隻雞，隨着我就去看我的媽媽……你知道嗎？或者我要給她帶給東西回去。我有一個籃子，裏面裝滿了各種的東西……你倘能到我的家來，我一定要給你看看。在籃裏最低的一層，有……有……但是不，我不願意告訴你，有甚麼，你或者要轉告給別人聽見……』

唉，我告訴你吧！那裏頭有四個銅元，我要拿兩個送給媽媽……』

他們慢慢地走到一列房子前面，這些房子形成了本城的中心點，深藏在綠色的樹林裏的鐵匠的房子，烟商的房子，裁縫兼開酒店的房子。這些鋪店，除煙鋪外（玻璃窗上嵌着五光十色的明信片），全是緊閉着的。窗戶上挂着許多有色的布帘，那條路的進口繫着很多的鮮花圈，家家門口上差不多都修飾得很整齊美觀。

隨着他們又經過了一座教堂，牠建在草地的中間，作黃白色，四圍立着許多白楊樹，牠

們的蔭影映射在雜亂的花草上。教堂的對面，可以看到一座慘白色的照牆和一個鏽爛不堪的鐵柵欄；從鐵柵欄再向前望，在荒涼的花園中，可以看見一座十七世紀的故宮，灰色，肅靜，接近着一所大公園的荒涼的草墩，而這公園的地盤一直伸到波河的岸旁。

離開鐵柵欄不久，孩子同水手就走到一條很長的小路上，這條路是夾在公園和墳地的牆的中間。人家叫牠做達爾佐底小街，因為附近有一座同一名稱的故宮。

到了那兒，孩子就停一停，爲的看看一隻鳥巢，這鳥巢，他已經窺探了不少次，並且自命爲牠的主人了。至於水手，他還是繼續走着，當喬凡泥和卡利洛在後面的步聲還隱約可以聽見時，他已轉了灣，看不見了。亞多納就趁這機會，小丑似的，慢慢地把食籃放在地上，拿起餐巾來，嗅嗅小雞的香味；但是他所需要的，卻是一件別的東西。忽地他笑起來，他那笑聲可以同黃鶯的歌聲混合在一起。一會兒，他又沈靜起來，好像在想甚麼；他在籃裏拿起兩顆硬而鮮豔的櫻桃來，把牠夾在耳朵上。隨着他又拾起食籃；但是還沒有走二十步，他又停住了，

把耳朵上的食品拿來送到嘴裏。爲他，這是一個短短的幸福時期。他那兩隻很大的金黃的眼珠變成愁悶的樣子。他還想拿其餘的櫻桃，但是他聽見了他舅舅的足聲，很近而且很響。那位巨人同他的堂兄卡利洛談起亞多納來了。

『是的，亞多納做一個村農好了。我爲甚麼送他去求學呢？希望他做官或做牧師嗎？但是官是要餓死的，牧師也要陷在一個很不好的……我的意思是讓亞多納來承襲我的遺產。我的妻將來要做他的母親……她身體很不好，可憐的她，她已經只剩一把骨頭了。我，我既鮮兄弟，又無姊妹，你哩，你是很富有的，但你也沒有兒女。至於我的族人，他們很希望我死……我希望生一個兒子，但是上帝總不答應我的請求。於是我就想了一個辦法。你有一大羣的孩子，我同我的堂姊瑪狄娜說：「請你給我一個吧。」我於是要了亞多納，把他帶到家裏來……你主張應當把他送進學校裏去。天主在上，親愛的卡利洛！』

『他很聰明，』他答道。

『倒不壞！他只善於管理他所有的……是不是親愛的，你願意當一個農夫嗎？』

亞多納完全直接聽見了，他沒有回答就跳出來了。卡利洛跑到他的身邊，抓着他：

『好好的看着我！』他向孩子說。啊！不對，他的兩個眼睛就不是村農的眼睛！你將來必定要當醫生的。

『不，我喜歡做教員。』

『爲甚麼呢？』

『因爲教員甚麼都知道。』

『天真的孩子！』卡利洛把兩手舉向空中，微笑着喃喃地說。

到了小路的盡頭，他們又發現了一條較爲平坦的捷徑，於是就順着這條路一直奔向堤岸去。公墳的後身的那塊麥田的蕎麥，已經成熟了，發着金黃色，牠們難在別的暗色的蕎麥和苜蓿中間好像顯耀着一種超絕的色彩。

兩個大人一個小孩越過堤岸之後，還繼續向下走，奔向波河的中心。每年這時候波河受巴爾馬急潮的影響，而且岸旁種滿了樹木，極像一個金色的碧綠的湖。

渡船已經預備好了。畢克斯多年的水手，等在那兒，手上拿着槳。他那褐色的臉，雪白的頭髮，兩隻綠色的眼睛，把他形成一個滑稽而誠實的老頭。亞多納像對與他年齡相仿的朋友似的向他微微一笑，當着大家全坐定了，兩個水手把船駛向中流時：

『畢克斯』他請求說，『請你給我講講埋藏在湖心裏那城市的歷史！』

『改日吧，可愛的小孩！』老頭回答說。『今天我們沒有時間哩。』

於是孩子就靠在船欄上，想法窺探水底的城市。他的舅舅抓着他的褲腰把他拉進艙裏去：

『你回頭要把腦袋碰破了！』

亞多納看他，冷冷地一笑。那巨人伸出兩手來，抓着孩子，把他拉到身邊。至於卡利洛，

他每星期日必到博物院去研究的，他覺得這種古怪的集合——主要的人物是身體高大，面容樸黃的村夫和一個裸露着腳，兩隻半開半闔的大眼睛，和一個永帶微笑的小嘴的小孩——實在令人驚嘆不已。這種集合可以名之爲粗野，滑稽的集合。

輪船駛向布勒斯勞，那位小職員也居然能去賞鑒這個披山帶河的原野，他覺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，他並且說牠比大海還要可愛些。這類的評判或者過於誇張，但是事實上，今早的波河，帶着廣闊的面積，柔潤的淺藍色，好像久雨初晴的虹，確有十二分的嫵媚。靠近岸旁的水，反映着零亂的樹木，島旁那些沙丘上的白楊，輕搖淡擺像一叢的銀花樹，黃鶯搖揚的歌聲，鷓鴣重重的悽鳴，好像是從反映在水中的那些樹林裏傳來的。除去鳥語之外，那時的環境完全是靜穆的。水平線上，一座鎧白的教堂矗立在波心裏，極像一個布帆。

輪船沿着小島急駛着，經過一塊三角形的沙漠之後，他們不久就到了對岸。

『再見，老老實實的呀！』卡利洛向孩子說。『你若是老實，你就等着我給許多東西吧。』

……你答應我你永遠老老實實，永遠不學壞嗎？」

亞多納看看那巨人，像是請他舅舅來證明人家對他所要求的完全是不可能的。兩個兄弟熱烈地抱吻着。隨後那巨人同他的外甥就跳到岸上去了；那隻輕便的船敏捷地又駛向綠色的波心去了。

後來甥舅兩人從陸地回到卡札尼洛去。途中亞多納向喬凡尼提出很多的問題。這孩子已經到了智識漸開的時期，而且漸知懷疑；他自己常常替自己解釋了許多問題，有時解釋的很好，出乎人家的意外。但是比較深遠的學理，他所未見過的，或是顧名不能思義的，時常使他夢魂顛倒。

『請你講講，舅舅，大海是甚麼樣子？』

『牠好像波河似的，但是比較寬闊的多了，一望是無邊際的；牠像波河似的也有波浪，每日要刮大風，但是很兇很大。』

『那些山呢，舅舅，同這個堤一般高嗎？』

『比這堤高多囉。』

『牠的影子可以遮着全城』

『不，不，牠離城很遠哩……』

但是說到這裏，他的舅舅忽地不做聲了。亞多納覺得很奇怪，舉眼直望着他，同時他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：喬凡尼面色發白，渾身戰慄，好像受寒似的。這種意外的冷氣傳滿了孩子的全身。

『你有甚麼毛病，舅舅？』他兩個手抱着巨人的腿這樣地問。『說呀，舅舅，你有甚麼毛病？……你有甚麼毛病？……』

喬凡尼舉手按着前額，同時還是抖抖颼颼，幾乎要發倒下；但是他竭力抵禦着意外的刺激，好像一棵年久的樹幹抵抗着狂濤巨浪的衝擊。亞多納又驚又怕，抓着他舅舅兩隻戰